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周桐

東漢文紀卷二十

明　梅鼎祚　編

蔡邕二

厯元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厯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賊相續為厯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厯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臣蔡邕議上公卿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後漢書志復據太平御覧補入邕集不載

歴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漢承秦正歴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歴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歴法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摽則殷歴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自一家之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黄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

非漢歷雖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蹠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叅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由此言之有文於讖無驗於今

未必為是有驗於今無文於讖未必為非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

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欵識可與衆共别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

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雖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歴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盖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歴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

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来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亘誦之義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

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南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

難夏育擊鮮卑議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將三道並出朝廷多以為不便詔百官會議中郎蔡邕議止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自漢興已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財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

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廹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歳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横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内弱者伏尸殭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肓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盗賊刼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絶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盗竊昔者高祖

乃忽平城之恥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内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茍無蹙國内侮之患豈與蟲蝗之慮校往来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

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儌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

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鄣塞之外未甞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討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宗廟迭毀議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後漢書載邕議劉昭

志引注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為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輙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

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内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儒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令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

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在世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

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為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荅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齊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

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淨交神明本無
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
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號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
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
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

坤奠邑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滕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遺家不造三元之戹孝殤幼冲國祚中絶海内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札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凉猾夏作寇振驚渤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不過擇黄門閹樂魚龍不作織室絶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

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永歎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閤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芧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敘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錮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絶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髙

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
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
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
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
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永
元之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戮徼外絕國慕
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
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

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无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

后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来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

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

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没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

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禄實有年數而居無蓄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𡚁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

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屬以忤違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疹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亦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

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

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

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宫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来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

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

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馬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

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

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
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
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
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
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
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

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

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四戸九牖乘九室之數戸外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

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脩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

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狥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

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予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上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

開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躓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托説審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眛死成之旁貫五注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删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

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死而不朽

也

問者曰子説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

為無説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

竝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觧

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

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説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歷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

月令所用參諸歷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䀆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闊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

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

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閫何也曰閽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閫閽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作閫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

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

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别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

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

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

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来政之闕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閼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懐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絶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争趨之貧賤則人争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

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

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可廢

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桓彬論彬麟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厲志操以忤宦黨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後漢書

銘論太平御覽集不載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主勗爭令德者也吕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甫有補衮闕誡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

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頌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文選注銘論昔

名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曽水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

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泰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其敢昭告於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
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
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
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
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
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
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
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

月丁巳至於長安飭躬不愼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祀薌合嘉蔬香萁鹹鹾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曽孫皇帝使爾受禄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祝社文 白帖〇下三條集並不載

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

祈福祥

祓禊祝文 北堂書鈔

洋洋暮春厥自祓除有求百福在洛水涘

祖餞祝 太平御覽

今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龜吉兆休

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嗈嗈四牡彭彭君既

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洒道中央陽燧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元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往臨邦國長樂無疆

乾隆御覽之寶

東漢文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周　桐

東漢文紀卷二十一

明 梅鼎祚 編

蔡邕三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

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為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蕇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關馬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王

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
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
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
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
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為大官丞來在濟陽
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赫矣炎
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姿
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

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

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垂勲先生曰絶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

僚賀之皆舉手曰頴川陳君命世絶倫大位未躋懋於
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髙其徳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
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没顧命留奠
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
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
謚曰徴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
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徳謀績
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冉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旣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没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髙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

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寳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絶来者曷聞交交黄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太丘廟碑銘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故太丘長頴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四府宰三

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乎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謚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於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

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髙明允實有馥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君諱寔字仲弓頴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

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元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寛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强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狠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廹以刑戮未若先生潜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

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寧遷開喜長清風暢于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鮮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

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况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録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歡哀承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行修於己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

哲之所不過也孫嗣紀銜恤在疚敢録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於有國法施于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孫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兹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宏造淵元淵深巍哉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傚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忝既多

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為恥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郭有道林宗碑蔡邕謂盧植馬日磾曰吾作天下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色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

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時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樓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

不永民斯悲悼爰勒玆銘摛其光耀嗟爾来世是則是效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黄帝帝葬於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為氏漢興世以禮樂為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莱太守公稟性貞純幼有宏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

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為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為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為屈辱者多矣公不析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思新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于其陰指將軍

嘉之無言不讐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為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為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

詔報曰邉穀不得妄出元擅出於是元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為常公達於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齊祠户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

奸態叔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
贓罪明審叔考髡鉗死于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
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産以懷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
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
大匠徵未到而謗章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
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
引衆咎雖非己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
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歷河南太守

大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網損辱國家為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没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為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禄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禄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毗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見是非明作速於察機燕居從容申申夭夭和

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悦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没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兹者也初公為舍於舊里弟卒推與貝孤至於即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效於斯為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元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為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邉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

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
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傅之儀九月乙酉葬於
某所三孫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
于三禺武功勒於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
以昭光懿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光光烈考伊漢
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
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
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

翼惟恭左右天子祗厥勲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水經注引故臣王光懿作銘鼎文亦不言邕作

太尉橋公碑頌

公諱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曽孫廣州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於初紳高明卓異為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

記周覽博涉瑰竒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歴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光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凉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為將作大匠為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痾遜位起家

拜尚書令以疾篤請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為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彪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茲可謂超越衆庶彰於遠邇者已於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赫矣橋公秉文握武內為宗臣出為藩

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兹五服衆庶是與膺践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衮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為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遁斯聽䰟而有靈萬億其盛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

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闡於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奥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荅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禄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閶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

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儲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纖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勲績刊石勒銘以慰永懷銘曰天降純嘏篤生柔嘉

俾脩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粤暨我公尤執丕貞在棟伊隆于禹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兹介福履祚孔成為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賛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為尚書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凜乎其見

聖人之精旨也蓋以蹈騰餘縱思高游夏初潜山澤受
誨童冠後生賴以發祛蒙蔽文具材素者蓋不可勝數
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羣公以公温故
知新德宜師保乃以越騎校尉援侍華光之内帝坐巳
北面以納大誨具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
致喻則誾誾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
功六在九卿三事勛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
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可

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
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為匡弼
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具詳若夫道術之
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
譔録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
困蒙匪師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嶽之
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
承帝之問誨兹一人萬邦作順微微我徒實賴遺訓文

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啟爵土垂統末胄存榮亡哀没而

不泯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

之胄子皇祖考以懿德膺及肆勤式建休勲啟洪範公

祇服宏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

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

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禄逮作御史

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
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
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
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
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袪禁式遏寇虐命公
再作光禄勲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巖
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
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

作大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戩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彛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教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祗敬遵有虞于上庠莅莅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

大簡其勲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胥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為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膚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

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無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

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
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畧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
為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
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
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
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農遷太尉以援立之
功封安樂鄉侯録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
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

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
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録尚
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
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
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
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耋耋老成勲被萬方與國終始未
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
天子悼惜羣后傷懐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

傳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絲帛含歛之脩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兹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

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

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微來備勲格皇天澤洽后土封

建南藩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文輔輅車雕驂四壯

修扈賛事上帝祗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

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茲罔極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

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

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雁門畢整屬扶風曽宙頼川殷歷等僉謂公之徳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朴静而不滞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潤文學覩凖陶之閫閫探孔子之房奥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寛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

馬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强記同乎富平周慎過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足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為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悦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纆縈而靡係鞭朴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為威寬以為福而已哉五作御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

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泰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冲升隆以順建封域于南土踐殊號于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部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策勲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唯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思乎可及自公寢疾至于薨斃忝與嘗禱列在喪位雖庶

物戮力不愆于禮進覲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閟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勲刋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煥文德伊朝后應期運作漢輔喜中興膏民庶澤洪淳亹攸序亘地區充天宇觮髙達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邈古耀昆後

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

官至交趾都尉公寛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
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
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内正機衡允
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
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
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是
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于官曹刑戮廢于朝市
餘貨委于路衢餘種棲于畝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

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鈞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為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遥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

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
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為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
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網既整衮闕以補乃拜
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最篤推建
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録尚書
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
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荅賔雖幼賤
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莱

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兹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于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黄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禄乎終始年八十有三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

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
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
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
雍勳烈既建爵上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冲
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倫日
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没而不泯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嶽降靈於肅文恭應期誕生好是懿德柔

惠且貞爰在初服皇嘉其聲納于機密機密惟清守于
三邦三邦事寧越尹三卿百揆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
輔左右六世靖綏士宇蠢彼羣生保賴亶叙紹跡龍虎
繼軌山甫遭國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
曰文恭朕嘉君功為邑安樂以佑其庸登位特進于畢
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充章公拜稽首是對是揚藹藹惟
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爾乃喪不憖是遺俾屏於皇
新廟奕奕于以烝嘗子子孫孫承嗣無疆

司空楊公碑

君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徒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

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厎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啟導上怒且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餮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

廷惜馬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為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黄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刋石樹碑表勒鴻勲讃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至神氣絪緼仁哲生應

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皇帝遣中謁者陳遂侍御史馬助持節送柩陳導桓典蘭臺令史十人將羽林騎鉦車介士前後鼓吹以驃騎將軍官屬及司空法駕與公卿尚書三臺以下莫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會如初四年九月戊申大祥公卿尚書三臺以下會如小祥之禮公之祖納忠于前

朝以惟艱禍父隱約蟄瘁治家師導唯儉之尚公生值歉褊資賄屢空手執勤役遠涉道里以修經術險阻艱難曷所不嘗特以其静則貞一審固動則不違則度含容覆載無競伊人謀無不忠言無不信自在弱冠布衣之中固已流芳名著茂實公孫同倫莫能齊焉者矣州郡禮招莫之能屈委百里位辟公卑令自侍御史侍中已往道為帝師德為世表體尊名重階級彌崇而公處以恭遜行以固慎德大而心小居高而志降夫驕吝之

釁周公其猶病諸而公脫然以爲行首不亦泰乎及其
所以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當事而行言從計
納亦不敢宣密誠潛功貽于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
嗟乎誠爲達事君之體得人臣之上儀者已公素不貴
歸非不樂引美故雖彷彿猶不敢載以順公之雅初受
封自以功不副賞前後固辭章凡十上憂慍悄悄形于
容色雖不克從情旨昭顯晚節爲廷尉公曰昔在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而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及爲特進又

曰唯漢重臣中興以來克稱斯位者其唯髙密元侯乎吾何德以堪諸寢疾固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孤彪銜恤永思輟輯所履以賛銘之銘曰赫赫烈侯卓爾超倫於唯楊公乃華降神故能明哲德亞聖人受兹介福位極人臣包羅五典本道根真為國之師誨上經文頻歷鄉校五登喦鉉建名著忠確越前賢撥災興化蠢蠻不臻風雨以時屢獲有年三葉宰相應祚于天臨晉是侯子子孫孫億兆不窮如山之堅四時潔祀以承所

尊祀事孔明奉亡如存馥馥芬芬用慰顯魂

漢故太尉陳公之碑 隷釋篆額○鄭樵通志金石畧蔡邕文并書在徐州

歐陽棐集古録目不著書撰人名氏

君諱球字伯真有虞氏之裔也當周盛德有虞遏父為陶闕下公生公子完適齊為桓公公正其後强大遂有齊上楚漢之闕下官生七有令名廣漢太守公既纂世業不隊前軌孝友祗穆闕下典誥徹言睢頌情指憲發綱紘莫不守其𢇁貫綜其倫理采闕下換東城門候虔恭職司夙

夜匪解遷槃陽令寬以闕二字溫而下闕不闕遺跡邈而不

闕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下闕陸梁剽揚州

郡闕弱莫能禁御大尉楊秉舉公下闕帥後闕二字弱闕三字

難一闕而平詔書闕五字十萬州下闕公發遣家屬辟闕二字

難公赫下闕有言者斬乃悉闕人民老弱闕共闕三字材為

大弧下闕攻前闕遇之弘衆而遁全郡保闕六字拜子男下闕

作大匠考栢晏儁闕四字躬親功下闕司空扃元表公為河

南闕惟明克闕公下闕遂作司空通導水泉稼嗇槃阜陰

陽下闕致仕賜榮而退復拜永樂少府光和下闕而不撓雖有周之申甫漢伏之匡翟下闕知公之明德其辭曰

於顯明德峻喆字闕二亶闕平度伊下闕

隸釋云大凡碑碣率與史傳牴牾球之二碑獨槩陽事迹不同所書零陵平賊事雖石破文缺具存者皆與傳合至廷尉永樂時則一辭不措故熹平之議光和之謀咸無焉殆有所畏而然也左傳虞閼父為周陶正而此作遏父陳敬仲為齊為工正掌百工之官也而此作公正太尉橋公而此作喬皆借用也○碑以隊為墜啚為稱弘為引字

陳球碑陰

故吏闕九字息闕故吏闕二字平息闕三字祖早終息櫂下闕故吏闕二字嚴闕三字五百故吏闕六字五百故吏闕四字允明千故民繁闕嚴闕子夏二百故闕三字嚴追季祖三百故民闕二字嚴闕李安二百故民闕二字許闕顯德二百故民闕五字邊二百故吏闕二字吳憲元將千故吏闕二字毛闕君闕五百故吏闕二字王闕子闕五百故吏闕四字元起五百故闕三字侯高君舉五百故吏闕二字周清文德五百故吏闕二字趙闕子與五百故吏闕二字岐周子然五百故吏闕二

李忠世持二百故闕三字　王茂季盛千上闕　公乘儀元表二千上闕　趙下闕　故吏繁下闕　故吏繁陽下闕　故吏繁陽下闕　故吏繁陽李下闕　故吏繁陽李下闕　故民繁陽下闕　故吏繁陽劉下闕　故吏繁陽張下闕　故吏繁陽闕三字　公五百故吏繁陽劉闕三字　三百故吏繁陽闕三字　嚴五百故吏犁陽郭闕二字　選五百故吏內黃馮闕三字　三百故吏內黃焦松闕三字　二百故民斥丘李闕三字　千故吏斥丘王闕三字　二百故吏陰安審配闕二字　二百故吏陰安闕訓闕三字　千故吏列人孟條闕二字

二百

隸釋云故吏其中皆有息字次行息之上又有早終字盖謂二人者已卒所出緡錢則其子也水經云下邳陳球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造此碑所見皆故吏故民而無管華姓名其一則弟子所立乎又姓苑載炅氏兄弟各分一姓曰炅香桂炔字皆九畫一音引漢太尉陳球碑陰有城陽炅横此碑亦不見之趙氏但有一碑陰○犂陽為黎陽

漢故小黄門譙君之碑 隸釋篆額○金石略云蔡邕文在冀州集古録目不載書撰人名氏○黄長睿東觀餘論云信安何犒以隸書名目是碑為蔡中郎書未知何據

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童君之弟郎中君之昆也

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隩讖録圖緯能精徹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君承厥後不忝其美劣而好學才略聰叡詩書是綜言合雅謨慮中聖權既體在公忠允篤誠以直佐主帥下惟約肅將命振之于外羣寮有司各敬爾儀君商時度世引已倍權守静徹宂韜光韞玉以遠悔咎耻與鄰人庸並拾驅讖眞之命謂君為喆在皆甯武當亨南凶難老之檮昊天不惠降兹殉殃年五十有七以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卒嗚嘑哀哉國喪良佐

家隕棟梁遐邇咨悼杰女哀懷寮朋親慼莫不失聲泣涕雙流於是立表寫憤斯銘傳亏罔極其辭曰

於穆使君盛德焰明爰惟龢業師由舊章文武彬彧柔而能剛屈道從政令名顯揚臣多醜直是用遜讓且吕毓姿優遊闕二字京曷僊遴羅惟景命不長屋棟摧覆君闕一字喪亾如何如何如何吁嗟昊蒼身退名存永世遺芳中平四年七月廿八日癸卯造

隸釋云恥與鄰人屛竝拾驅說文屛音劃羊相厠也一云傍入曰屛拾音洽劒抻也此句蓋是不與庠閣

冠劒並驅之意漢人書姓雖亦借用如橋喬伍五之類甚多此碑以焦贛為譙贛所謂京君明即京房也

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漢碑多借意作億此云曷億遇羅却是借億作意也

亨讀作享

乾隆御覽之寶

東漢文紀卷二十一